

禮記集說

十八

禮記集說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卷一百三
之一百九

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卷

計書百參拾貳頁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三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鄭氏曰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

孔氏曰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自此以下異故更言曾子曰置謂措置也塞滿天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布也橫被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推而至於四海以為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立之則塞實乎天地之間專而散之則橫廣乎四海之內施言其出無窮故後世曾無朝夕之間推言其進之不已故放之四海而準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而不差也前既言溥之橫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

講義曰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以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可

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準是背類反倫者也

新安朱氏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曾子之孝至此所謂誠則明明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



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鄭氏曰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中孝用勞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己之勞苦也無怨於父母之心諫而不逆順而諫之也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也

孔氏曰以語更端故云曾子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可謂用勞矣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

至九

記說卷一百十三

二

愈

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樹木見月令樹木方盛解慈愛者生育之恩也勞者奉養之力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己奉養之力則忘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可謂用勞矣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別可知矣用力則能養矣用勞則弗辱矣不匱則可以尊親矣故皆以孝有三題其事前以大孝為首此以大孝為終何也前以位言孝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父母愛之嘉而弗忘仁之至也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義之盡也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親而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巽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仁者之粟則有愛心存焉若夫子受仁人之饋則掃地而祭亦此之

意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實仁則能愛於物伐樹木殺禽獸故必以時莫非勞也有勞於德有勞於力而忘勞者思親之慈愛也未能無望於其親故為小孝仁大矣則尊之義有理則安之仁義而已勤行而不懈未能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為中孝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為大孝

延平周氏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無愛心以其無愛心是以非孝也思慈愛忘勞庶人之孝也尊仁安義諸侯以下之孝也博施備物唯天子乃能與此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有所謂怨者也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然有所謂逆者也故荀子曰從義不從父

講義曰夫自其異者觀之則草木禽獸與人為殊類自其同者觀之則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草木禽獸與人等爾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謂之非孝蓋自其同者觀之也用力者竭力以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者義以仁義喻父母於道其心庸有不盡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予也類謂凡人子也類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舜致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備猶周徧也物即人也博施備物即詩所謂永錫爾類也父母之存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嘉故不忘懼故無怨柔行巽入期父母

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

山陰陸氏曰思慈愛忘勞對以慈愛然後忘勞小孝也以視尊
仁安義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以視不匱可謂用勞矣博施備
物若施及莊公亦其一隅老子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其此之謂乎

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
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
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既沒雖貧困猶不取惡人物
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樂可以祀歟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
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
爲孝

黃氏曰註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爲梁盛則失者遠矣况先王之

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達庶人皆從斯禮今曾
子所言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歿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
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况曾子嘗蔽
衣以耕於魯魯侯聞之致之邑曾子固辭聖人稱之能全節也
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歿者必居
於仁者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爲禮終也

馬氏曰此之謂禮終此言孝子之遭變也前言可謂能終此孝
子之常也遭變則嫌於非禮故曰禮終常則不嫌故曰能終而
已處常則易制變則難易者曾子之事也難者舜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
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
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全矣

鄭氏曰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頃步頃當為跬聲之誤也予我也道而不徑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為大非特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跬步謂壹舉足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游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邪徑險阻或有所傷舟而不游者渡水必舟船不浮游於水上乘舟安浮水危也此是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

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其過者也失之于初而戒之于終焉唯人之身氣以體全德以性全者也體懼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德無不備者也莫非父母之所遺者非禮不言非禮不動非禮不視非禮不聽是以言動中於禮樂之節而民瞻仰之取以為模範焉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歟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緩舟渡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足為孝其親者道哉

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處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

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已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親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

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所生地化化者也故曰地之所養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得全而歸之也今夫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

親則不思甚耳

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

講義曰舉足而不敢忘固懼其危也而言何與焉蓋吾以惡言出於口人以忿言反於身為身之辱而貽親之羞者甚至至於出言而不敢忘則所以全其身以歸其親者斯無愧矣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充此心以往則凡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新安朱氏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

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鄭氏曰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

孔氏曰前經明孝此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此經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由道劣故也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敬愛彌狹於己有親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前也次乎事親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也鄭恐貴者皆班序在上故謂燕賜

手三

記論卷一百十三

七

兼

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次皆以官爵為次而夏后氏貴者但以爵高加恩賜也尚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鄭云後德則在小官者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人皆有德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小官德尊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也

山陰陸氏曰貴尚之次也據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夏道漸劣其德或無實也於是貴爵殷道愈劣於是貴富蓋古之諸侯有爵尊而地狹爵雖卑而地大貴富則地大者先周道愈益劣是故貴親鄭氏謂舜時多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言以德為後則在小官釋所以貴德也

馬氏曰貴以對其民為賤尚以對其等為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固已在位能者固已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

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祿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
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皆因其時乘其理
爲之也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
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然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富富以
明功貴親以厚本則四代一也齒取諸身年取諸物皆可以數言
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故也貴德之弊
有三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
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祿
故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
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弊故也
虞帝亦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故也且
堯猶號放勳則以王稱舜不爲過矣以王制考之四代養老或
異其禮或異其所或異其服雖各不同所以不遺年之意則一

而已或曰年或曰齒何也謂之年則以所歷爲主孟子所謂歷
年是也與此言遺年之年同謂之齒則以所序爲主中庸所謂
序齒是也與此言尚齒之齒同內則言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
五帝非不貴老也所謂憲者憲其德而已所主在德不特在年也
延平周氏曰蓋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

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
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
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
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即四王之事而
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果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慈湖楊氏曰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
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

則就之而第達乎朝廷矣

鄭氏曰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孔氏曰官爵同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第達乎朝廷言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故鄭知朝位立於庭也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於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異其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

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爲主爾爵異則以爵爲上也孟子曰

五

記說卷一百一十三

九

仁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爲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爲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爲主鄉黨以齒爲主故孟子以爲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第達乎朝廷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山陰陸氏曰祭義謂尊者也故杖於朝早杖於朝早故毋俟朝晚王制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謂卑者也故杖於朝晚杖於朝晚故毋俟朝早

石林葉氏曰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第所以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

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家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鄭氏曰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也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有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有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為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為行也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貴賤無不辟也斑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若者老妻女老老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

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山陰陸氏曰行肩而不併言雖齊行遇隘狹猶不敢併不錯則隨鄭氏謂錯鴈行也鴈乃參差少邪故曰邪行為錯

石林葉氏曰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避愛之則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弃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一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鄭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搜冬獵為狩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

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

古之道也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田役事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此未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也註云什伍士卒部曲者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

嚴陵方氏曰甸徒者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儒以爲丘甸之甸誤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曰與追胥竭作即此所謂甸徒也雖曰竭作然五十者亦不從之矣頒禽長者先得之而多少者後得之而少故也凡此皆搜狩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搜狩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則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

山陰陸氏曰不爲甸徒言以爲士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石林葉氏曰搜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鄭氏曰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孔氏曰此經總結上文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內而之外也先道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搜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

有所盡故曰至獲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山陰陸氏曰獲狩言放軍旅言脩亦言之法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即若申生伋齊之死猶爲犯故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敬其兄則弟悅所敬者寡而所說者衆蓋以弟而治天下則莫非禮順之行其操甚約而其效甚博故先王內則達乎朝廷而外則達乎道路州巷有事則達乎獲狩軍旅此衆之所以有義死而不敢犯也慶源輔氏曰獲狩爭獲軍旅爭功弟道達於是則至矣無所不通矣以義死之非有所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祀乎明堂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此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此西學鄭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嚴陵方氏曰祀明堂所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有配配必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貴老貴老爲其

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第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瞽宗殷學名學有左右之異而此止言西者殷之名也樂祖則有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爲臣之義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孝而次之以教弟孝弟則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教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教養能養人則足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此教之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爲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

馬氏曰明堂嚴父以配上帝故以之教諸侯之孝若祀賢則尚德故以之教諸侯之德耕藉以供樂盛故以之教諸侯之養以德爲主故言德於中夫教萬民則朝廷道路州巷蒐狩軍旅皆以教而其教止於弟諸侯則教之孝教之弟教之德又教之養教之臣而其教止於諸侯者蓋萬民則治之詳故教之禮也略邦國則治之略故教之禮也詳言教萬民而卒之以諸侯者蓋化賤者易化貴者難化勞者易化佚者難此公子信厚如麟趾國君仁如騶虞所以爲周召之終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鄭氏曰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摠于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孝次事親也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孔氏曰此明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醕于盾也親在舞位

持盾而舞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不見遺棄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當入學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

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

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若辟雍雖大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又曰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孔氏曰此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八十九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

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若欲共論政教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即就之可也

嚴陵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槩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即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至于八十九十者其禮又有殺焉彼或在東行則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而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者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八十九十者若東行則西行之人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不敢過即上所謂車徒辟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鄭氏曰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鄉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

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不有大故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身有壹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內計長幼為班序三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特坐賓東若此飲酒時族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後入故云不敢先也鄭註鄉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為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云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案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受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鄉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若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為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賓賢其

賓必少其得爵為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為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註云席此二人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也其大夫坐於上士立于下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也云一人舉觶乃入者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為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註云雖非族亦然

嚴陵方氏曰以周制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為大夫矣於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也小國則又降於此矣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不齒者周官黨正以禮屬民于序以正齒位其言正與此合雖然此特貴貴之義爾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夫七十者君猶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間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之故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是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

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父族以傳心之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其名雖異通謂之族焉不齒有二意此所謂三命不齒者人不敢與之齒也若王制終身不齒者人不足與之齒也

馬氏曰齒於鄉謂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射禮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

山陰陸氏曰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於鄉矣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言族人齒雖高猶後三命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此又尚齒焉爵齒更爲屈伸方其尚齒則隆爵方其尊爵則隆齒故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盱江李氏曰大司徒以陽禮教讓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者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

順也

鄭氏曰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

孔氏曰此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曰善者人所欲惡者人所欲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為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為足道故也荀况曰積善成德則德固善之所積而人則有善而已天則有德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其善自

年六

記說卷百十三

十六

承

外至內之謂歸自下進上之謂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禮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石林葉氏曰自天子而下其貴賤皆有所由庶人而上事其祖考皆有宗廟故祿爵慶賞就以成之成言其所以終所以始也然必言示順者以其避遜之道至於此則順所以成也

講義曰天子有善則遜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為德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為威而必曰天討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以為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諸侯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則父母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教督成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鄭氏曰立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孔氏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陽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占

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也天子親執甲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己之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有善稱人有過稱己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周禮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言兆形似玉瓦原之豐罅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三夢致夢觴夢咸陟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為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然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己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所以

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者有其善而矜之祇所以自傷其善故也

山陰陸氏曰即言占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則詞有不婉且名曰易則古之人以筮占龜尚矣君未有言面者今此言面以龜言面故也據對文君每言南向臣每言北面

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天子之尊卷冕北面以聽於卜非特斷其一時之志而已又將示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

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已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已則能卑已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

己則不足以爲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酌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也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術當爲遂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誦思念

其親存也慮事謂謀慮祭事服物謂備具衣服及祭物百事謂齊前後凡百之事祭之日色必溫和行必戰恐身形必卑訕卑靜以正謂孝子其立卑柔靜默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也慤善不遺身謂思念親深之故精慤純善之行不違離於身也耳目不違心者言中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思念之深結積於心形見於色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友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志也

嚴陵方氏曰服物慮其不備故以具服物宮室慮其不宇故以脩宮室百事慮其不飭故以治百事溫以言其不暴也祭之日其溫見於顏色爾及奠之也又見乎容貌焉祭之日行必恐爾及奠之也又身必誦焉此孝子之心所以為有加而無已也終言及祭之後則始言及祭之日為祭初可知先言其奠之也則後言宿者皆出為既奠之後可知於祭之日其迎來也如懼不

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足以絕其念如懼不及愛即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慤言實而無僞善言愛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如不欲生慮言慮事不可以不豫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不違言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心不違於心故能不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掩

山陰陸氏曰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陶陶遂遂樂豫之

貌言孝子祭已其思慕之情少殺也故曰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是故慤善不違身若後世學佛之徒有燃臂煉頂者可謂慤矣
非所以語孝也耳目不違心言不為聲色所移失其本心

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卑靜以
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
將聽之故身必誣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
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慤善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
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為愛
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
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
謂孝也

慶源輔氏曰無是心則將何以為事也致吾之誠愛則見於外
者必和顏色必溫則和之至也動則恐其有失於愛故行必恐
慤善不違身故耳目不違心耳目不違心故思慮不違親結謂
誠實也形謂著明也術省之謂必有事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
案相二年取郛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
家右社稷尚尊尊此說與鄭合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
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向君祭社南嚮
於北牖下而薄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
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
禘祫之位也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馬氏曰素問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所以右尊而左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與此同先之以致尊後之以致親蓋先之斯外之矣後之斯內之矣外之斯遠之矣內之斯近之矣

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所謂左青龍右白虎雖質家亦爾文家亦爾也

丘氏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為陰陰主死亡者各從類也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長樂陳氏曰祭之爲道廣矣大矣深矣遠矣雖載諸文辭莫可得以極其微隱也故有心有志有齊有敬有誠所以言其內者也有容有儀有法有制有禮所以言其外者也有大小之差有尊卑之用有貴賤之分有親疏之宜有外內之辨有陰陽之殊所以言其等也有報其本有反其始有旌其德有答其功有迎而致之有送而終之有追而存之有招而合之有祿而顯之所以言其義也有尊壘俎豆簠簋邊筐官廟垣屋之用假外物以致其誠也有牲牢菹醢圭玉幣帛明水玄酒鬱鬯燔燎之莫取精潔以復其本也在周之六官各有其屬分職禮典以奉祭祀

五十七

兼六代之禮樂取三王之沿革以成其能或經或緯不勝其密矣故作祭統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祭統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爲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爲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名之曰祭統以此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怵感念



親之貌也怵或爲迷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經常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己爲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故奉親以祭祀之禮若非賢者不能盡怵惕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六典之有刑非不重也然不若禮之爲急五禮之有軍非不急也然不若祭之爲重禮有經義有權經言其常權言其變五經者禮之常也可以義起者禮之變心有所述於內故以禮奉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石林葉氏曰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爲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爲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隱怵惕之心此自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己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

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

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猶絜也不求其爲爲謂福祐爲己之報畜謂順於德教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世人謂福謂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內盡於己外順於道釋百順之義謂心既內盡外又行善無違於道理也上則順於鬼神又廣大其順也鬼神尊故言上出則事公卿故言外不求其爲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

祭祀不求其福祥爲己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追養繼孝者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

橫渠張氏曰百順之謂福和樂即是福也大抵無待於外則順自致若必待外以爲樂則常是不福君子則常受福者君子盡其力以備祭又其才之能豫故祭之日尤受福也接鬼神之道無他唯和樂即是交接也鬼神之道不違乎己又無物與之交祇自己存此心斯爲接矣故當祭貴乎百順貧而直至於無以爲禮而不害交鬼神誠意在故也

嚴陵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已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夫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盡於己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為敬順於君長為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為備者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

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為也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者或為己或為人皆未免乎有所為檀弓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追養繼孝養為事親之事孝為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子不逆於人倫可知順則不逆矣不逆未盡乎順與論語於為君言難於為臣言不易同義馬氏曰言福則未及於道言道則福從而備之矣循於道之謂備蓋循於道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不順之謂備

山陰陸氏曰莊子曰循於道之謂備其本一也言忠即是孝孝即是忠非兩也言以孝於親者以上順於鬼神外順於君長二事孝於親也變言孝亦以此孝經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今其言更如此言出於孝者還以爲孝也唯賢者能備春秋責賢者備亦以此能備然後能祭所謂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也西鄰禴祭可謂內備隨雖獨豐外備而已若致其誠信以下然後能備故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其謂之明薦蓋亦如此孝者畜也臣畜君以忠子畜父以孝順於道不逆於倫若舜盡之矣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瞽亦允若於是爲至夫以下畜上可謂難矣雖舜不能頓至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

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此爲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諸己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爲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寧神之太者歟

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自順之

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作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
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
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
禮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
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
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
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為虛
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強參之以時則
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追如追遠之追繼如繼明之繼
養在事孝在心

金華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曰受天百
福曰百祿是荷皆謂降之於上而畀之於下此所謂福乃不求
諸神而求諸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即理
之無所不順也蓋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為福逆則為禍皆在我
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
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為無幸福之
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追養者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
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
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
行也

鄭氏曰沒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
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

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爲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順即前所謂順於道不逆於倫也故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疏皆非時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道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具謂所共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苽之屬陸產之醢蜺蜃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凌芡榛栗之屬咸皆也

孔氏曰自此至祭之道也一節以上言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案醢人加豆之實芹苽朝事之豆苽菹是芹苽也又有昌本深蒲浴笱是水草故鄭云之屬醢人饋食之豆有蜺蜃蜃即蜺之類有兔醢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蠲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蜩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蠲人加籩之實

有菱芡饋食之邊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王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鷄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盞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道以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所謂茆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

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爲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正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延平周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先王以孝子自盡爲不足而又有求助之禮也內盡志而外不盡物者所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外盡物而內不盡志者所謂東隣殺牛不如

西隣之禴祭者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其祭之心也故萃之卦曰用大牲吉順天命也

馬氏曰必夫婦親之以生事之也詩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言其有至誠以將之也又曰苾苾芬芬神嗜飲食言有至誠必假外物以將之也蓋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詩曰濟濟跄跄絜爾牛羊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也

右林葉氏曰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際君牽牲夫人薦盞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為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卿大夫相之夫人治內而命婦相之所謂備內外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將之君子以為徒物故曰內之為尊外之為樂

延平黃氏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道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慶源輔氏曰自盡實難事親若魯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內外之官不容不備內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遺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蓋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

耕於東郊亦以共齋也。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窆。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主藉田在遠郊。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註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天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大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莫耕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鄭氏言純有二義。一絲旁才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緇皆作純。鄭註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

緇若此純服是也。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即讀為絲。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所謂神明則與事天地之神明所稱同而與交於神明所稱異。若所謂神位神號者神之也。若所謂明盛明燭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言郊。諸侯言廟知之也。荀子曰：郊之麻純一也。蠶於北郊為宜。

詩曰南東其畝則耕雖於東郊可也按蠶與馬同氣牛宜南方馬宜北方又蠶惡南風此所以雖夫人猶蠶於北郊歟

廬陵胡氏曰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祭不耕蠶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鄭氏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

孔氏曰自此至夫婦親之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謂四時應

五

禮記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表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禋明且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

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爲序彼以事之內外爲序也解亦見於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內

馬氏曰揚子曰存亡形屬荒絕其唯齊乎蓋齊者致一以格神也夫趨舍汨心則不足以致一故齊不齊以致齊也夫唯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精者天德之至可以入神樂則志散而誠不存故不聽樂

石林葉氏曰聖人以道極其高明則無思也無爲也道中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爲也唯其有思故齊唯其有爲故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爲出於思故也君子嚴於事鬼神其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嗜欲以治內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夫婦親之其敬如此神明其有不交乎

慶源輔氏曰誠信則一一則盡二則不盡矣一而盡洞洞屬屬則敬也敬則與天爲一况於鬼神乎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固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焉他可知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慎且爲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泂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齊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紉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泂盞齊也盞齊泂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齊齊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割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糝

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然耳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純冕純亦緇也上文已解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禕后之

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壘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大宗主宗廟禮者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泂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各有所明不可一揆君執紉者紉牛臯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也宗婦執盞從謂同宗之婦執盞從夫人而來奠盞齊於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泂齊而薦之鄭註盞齊泂酌周禮司尊彝文彼註云盞齊羞清和以清酒泂之謂之泂酌鄭引此解薦泂即盞齊也夫人薦盞不薦

明水今經薦沈之下更言水以盞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盞而連言明水耳上言夫人副禕則此是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盞齊但言盞略耳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盞齊也君執鸞刀羞齊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管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齊肺橫切之使不絕示莫於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齊之故鄭云齊肺祭肺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

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衮冕副禕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爾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祿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主后之所獨猶衮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

配禕衣爲正故經未有言副揄屈者止曰副禕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理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紼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盞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盞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盞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盞此言宗婦執盞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洗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洗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洗矣祭義不言者略也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延平周氏曰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以廟之內外言之也此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以宮爲內以廟爲外蓋夫人雖致齊亦不離於宮也此亦在中饋之意圭者象天用而半圭爲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十日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旬之內示精神匝平氣之所周而無變也旬之數十天地二五之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陰雜也

長樂陳氏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裸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裸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考之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尺有二

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
裸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宗涖玉鬯
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
必裸也行人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
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亞裸非獨容夫人有故攝焉亦容宗伯亞夫人裸
蓋二王之後三裸君一夫人一大宗一
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盞則先於夫人者蓋芻
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盞必居於薦之前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五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言免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鄭氏曰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摠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摠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樂書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爲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

五十五

記說百十五

虞

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摠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摠干固知其爲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衆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天下者能持盈守成有一國者能保宗廟社稷則祖考固已樂矣又况冕而摠干躬率羣臣以舞者哉然則天子之祭如是抑見其與衆樂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爲僭豈魯之得用者與

金華應氏曰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爲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旣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劬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摠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戈而後獨云摠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摠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歌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非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氏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二種可重之事此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 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延平周氏曰芬芳之氣足以下達莫如裸自然之聲足以發德音莫如升歌武功之所自成者莫如武宿夜此三重者君子假之於外而增之於內者也蓋君子之於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

物物雖可以增其志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為主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裸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舞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舞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己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耶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山陰陸氏曰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假於外以增君子之志苟脩諸外能有所增焉耳荀子曰假與焉者致千里然其所謂本者真也所以明重者神而明之在真者也講義曰鬱鬯聲音干戚是假於外物耳而其輕重則在人之志焉志重則寓於物者皆誠也烏得而不重志輕則是數者皆虛

物爾何重之有哉唯誠其志以重其內尊其禮以重於外如此則薦於皇尸神其饗之是乃聖人所貴祭祀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與志進退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意同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故君子必身自盡以明其重然則所謂三重者亦非自能重也必身自盡而不道之以禮猶爲未盡也猶非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

鄭氏曰術猶法也爲政尚施惠進當爲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餼

五

記說百十五

四

禮

孔氏曰自此至觀政矣一節明祭末餼餘之禮自求多福恩澤廣被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餼即是克有終故引古人之言證餼爲美也餼其是已已語辭也又引古君子之言證餼義餼者人餼尸之餘也然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惠術也言尸餼是施恩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傳恩惠也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餼訖各徹其器而去之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餼每變以

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爲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謏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謏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謏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謏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餼者祭之末不可不知著此雖末其他或不知可也惠術也可以觀政言凡惠術此而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君起變謏言起是起也非謏也坐而起爲謏君初非坐者也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餼餼而徹焉百官益卑矣

石林葉氏曰餼雖爲祭之末亦爲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餼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衆則衆所飲食者乃餼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餼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爲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鄭氏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畜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

孔氏曰興起也初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惠之象餼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盥豆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餼臣下後餼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餼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餼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橫渠張氏曰廟中有竟內之象聖人無一事不示之教雖一身猶無限見法度况一廟中餼必不以祭器而食人不欲以神明之器而褻用又難使上下同器而食餘餼聖人因祭而設教也執事至晏朝則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嚴陵方氏曰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餼特由餼見之而已故曰象

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為多也特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為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餼之為禮所由來尚矣諸侯特舉而行之使勿壞而已故言脩焉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周官職歲言以叙與職幣授之亦此之意由餼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蓋有但意講義曰先貴後賤是有貴賤之等而自寡及衆施惠之道然也見其脩於廟中脩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鬼神之恩徧行於廟中猶國君之惠徧行於竟內也然

則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餒之國君有財不獨利之使民共
之待于下流者知惠之必將至初未嘗擅爲己有也豈非澤之
大者乎由餒以見政固其宜矣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
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
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
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鄭氏曰爲物猶爲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事宗猶尊也必身行
之言恕己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己然後及物
是爲政之本也祭之爲物物謂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爲大興物

謂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

是備也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爲

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

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上所施於己

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下所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事

於上非諸人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爲非是非

於人己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

言爲政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長樂劉氏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爲政之道此經以祭明人君爲

教之法政也者正其身而後正於人者也教也者行於己而人
效之者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者祭以爲教而民服從者也故曰祭之爲事大矣其感動民心而忠孝百善生焉是所興之事備也順民之性而備其百善者莫大乎祭非所以爲教之本歟是以聖人盡其性以爲道脩其道以爲教端其義以先民而教生焉是以爲之臣爲之民者雖未率性而忠恕之道行矣

嚴陵方氏曰爲物大者祭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爲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

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爲主下之事上以情爲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石林葉氏曰祭者所以順備自內而興物則凡在己者無不盡是之謂順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在是之謂備內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爲仁之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而已矣

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
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
諸己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金華應氏曰為物指其事與物指其具與舉也餒及於賤可謂
備矣

講義曰君子之教人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其親誠以君親
無二道事之一本於順而已順者人心之所同君倡其順於上
則人安其順於下故明君在上不勞施為而臣自服從尊事鬼
神而子孫自順孝矣君既自盡其道又正其義於天下則教自
此生矣非諸人行諸己非順矣不可以施於人况於事君乎不
可以事君又可以事神乎必由其本身自順也身順而天下順
豈非順之至乎

慶源輔氏曰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教莫先於此也君之明者無

不順也道不盡義不端雖欲教人人不從也故曰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
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
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孔氏曰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興物
於明故其為名則一而其為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
父子之倫則有親疏之殺由其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
親疏之殺則有夫婦之別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
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幼
五者皆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

內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爲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石林葉氏曰祭祀以祀鬼神爲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內外之別而所爲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

六

記說卷十五

十

業

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爲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九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太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別別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進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爲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餞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禘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曰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

口也出於禘謂索祭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詞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鄭註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註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孰醑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禘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禘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禘故鄭云索祭也

橫渠張氏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禘也又曰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長樂陳氏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同几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至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禘所以交明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嚴陵方氏曰生則出乎一而辨故生則異室死則反乎一而安故死則同几鋪筵設同几使神有所依且神無方無方則無體所謂依者人依之而已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禘則在門外几筵祝禘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慶源輔氏曰鋪建設同几無所不備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為求神也依之備其物求之盡其誠所以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入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孔氏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尸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君若出

廟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今君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為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臣

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不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講義曰夫君爲尸屈而尊卑之間尚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己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凡爲臣而事君者宜如何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孔氏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主人爲欲孝敬己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知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

五六

記說卷十五

十三

卷

伊川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旣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延平周氏曰昭穆之不可亂天理也故爲尸者必順昭穆之列然以己之子而爲父之尸則已北面以事而忘己之爲父者以其爲父之尸也亦所謂斯須之敬也

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爲王父之尸則是子爲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嚴陵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以父子爲倫焉而

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鄭氏曰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

五

記說百十五

十四

余

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鄭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長樂陳氏曰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酌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

輝胞翟閻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山陰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醑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歟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醑尸尸飲一尸飲一即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新安朱氏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倣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五倫親疏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祭大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疏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有事於大廟言禘祫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爲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

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
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
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
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
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鄭氏曰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爵表德祿賞功卿大夫等
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尚爵賞於
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裸及朝踐饋食
之一獻必為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
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
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
命諸侯則饋是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
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
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
爵賞之施

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
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
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
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
已

延平周氏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嚮者示其向明而聽天下為
不可易也臣雖在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荅於君自北始

山陰陸氏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講義曰周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則爵所以表有德而祿所以報有功然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則君必不敢以爵祿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祿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六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
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
爵明夫婦之別也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
鐙豆下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禕也爵為雀
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雀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夫婦交
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襲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
其爵特牲更爵酢鄭註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鄭註執醴授醴
之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
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

卷六

記說卷一百十六

王後

而此言副禕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
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
也至於夫婦相授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
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講義曰先儒謂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二戈
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
矣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
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
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
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鄭氏曰般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

謂脊脅臂臠之屬

孔氏曰此經明第八倫殷質賤宥之薄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故貴宥凡前貴於後據周貴宥有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不可不知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臠為貴後體膊脰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脰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宥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

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嚴陵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且小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

卷六

記說卷百十六

二

王

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夫祭以饗神為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惠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為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為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餽可以觀政為俎見政事之均善為政者不可不知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孔氏曰此經明第九倫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眾兄弟

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列昭穆故知爲酬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降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長幼有序

夫祭有昇煇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卑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卑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卑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煇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孔氏曰此經明第十倫卑與也煇胞翟闈四者皆是賤官祭未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明謂君德昭明足以見惠下之義仁謂仁恩能賜與於下也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鞞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鞞之以爲鼓故註云鞞磔皮革之官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爲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爲仁唯有德之君於煇胞翟闈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

盡而竟內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延平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宮蓋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閭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

典

記說卷百十六

四

王侯

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也嘗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鄭氏曰謂夏殷時禮夏者尊甲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艾艾給饗草時則始行小刑也

孔氏曰自此至為民父母一節明祭祀之重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

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記者又引前記之文云嘗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

嚴陵方氏曰春禘夏禘以飲為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為主故曰陰祭有禘禘猶生時有饗祭有嘗烝猶生時有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為盛乏故於秋已為盛矣以其為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若平秩南訛所謂夏政也若平秩西成所謂秋政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發公室為因其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時殺而順之以行刑也弗敢草亦謂艾之也猶采桑謂之桑歟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也

金華應氏曰代天爵人猶之天爵故於禘之陽分地與人畫

記說卷百十六

五

為田邑故於嘗之陰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其施罰也則必草已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而非人踐之也

石林葉氏曰禘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為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

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為子孫蒞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

孔氏曰義以濟志言禘嘗之義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義者是人君衆德之發也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章著則其志恭敬民之子孫皆化於上無不恭敬其親矣雖使人謂君有故使人攝之君能恭敬則不喪失其義也若人君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嚴陵方氏曰此非五年之禘其禮雖小以陽之盛其義大也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濟與可否相濟之濟同有是義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苟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以義者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盈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以子孫為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為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山陰陸氏曰禘嘗之義大矣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志厚者不造微不臻極不止也竟內之子孫謂其
子孫受邑在其竟內者

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
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
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於竟內無不
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
身涖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
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於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爲敬乎
講義曰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
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爲愈也然雖使人也
而於禮無闕於德無虧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
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
之符也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
以事其先則凡爲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則如承大祭以
其敬也不足以爲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見之其以此乎
馬氏曰元后作民父母故曰竟內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
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美稱美而不稱惡
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
烈勲勞慶賞義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
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鄭氏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
著己名於下也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
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著名以稱
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

孔氏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自此至所恥也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論謂論說撰謂撰錄言子孫為銘論說撰錄其先祖功業動勞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酌之祭器酌斟酌也祭器鍾鼎也有聲名徧於天下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鍾鼎也又自成己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謂預君禘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禘令先祖被銘預禘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祖以下釋所以必銘義也

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凡杖杯鑑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

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之名故曰上下皆得

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銘者自名也夫銘可以自名而非孝之心雖然苟志於善而欲自成其名者先王猶不廢也

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己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鍾鼎言刻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為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

石林葉氏曰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忠孝之道唯賢

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烝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銘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下以示教皆得考於銘則君子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上下而已

延平周氏曰名之曰幽厲者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爲之可也德盡人道者善人道之始也功者有所興造烈者有所陳肆勲者言其達於上勞者言其營於下功者不若勲之大勞者不若烈之著德善者言其成已者也功列勲勞者言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者成已成人之所終始者也

一物而三善得者於銘有之蓋銘者主乎論譔先祖之德而孝也順也教也自存乎其間矣

講義曰爲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則爲之隱者蓋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至况其有美詎可掩哉此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爲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又况德善行於身功烈勲勞著於國慶賞爲君之所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則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論譔以銘之祭器而施之祀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承其祀者觀之竦然動心肅然改容仰思其先退察於己必期於無愧矣非教乎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

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曰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也

孔氏曰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爲之者謂爲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五十六

記說卷百十六

李

延平周氏曰美其所稱者功德而已美其所爲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知足以利然後能爲之也合是三者則賢矣既賢矣而守之以無伐可謂恭者也

廬陵胡氏曰上揚祖下成已善行也所稱所爲上下皆得也見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丞彞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有善而非知不明也知而非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得孔悝之立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也叔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爲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于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獻公衛侯衍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于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也若纂乃考服者猶女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者言銘之類衆多略取此一以言之也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也

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得孔悝之立己也夏之孟月是周之六月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註至於大廟謂禘祭也案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

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奔走無射言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宮于宗周常奔走無厭倦也與舊咄欲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爲也休哉言功德休美悝拜至彝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己光揚先祖之德勤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嚴陵方氏曰叔舅蓋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異姓之牧曰叔舅同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然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鎬皆西周爾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召公所卜者洛之

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者是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後止以成周爲東周而西周爲成周蓋成周在灋水東王城在灋水西故也衛之所宮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于此至莊公時宗廟亦在焉故也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汝祖事也辟蓋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而不敢自當焉故辟之也大命即大事也施于烝彝鼎者施其銘于烝祭之二器也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亡罔同義蓋上所以載鼎實彝并所以實秬鬯故也彝之裸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爲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罔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

舉重以該之也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
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金華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
國爲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
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
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
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于周既
銘功必請于君也對荅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烝爲
冬祭而彝以薦酒鼎以薦肉則所用之器既曰對揚遂以君
命施于祭器也

馬氏曰周官司勳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蓋銘於鼎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太常所以示王之瞻視而不

忘也先王之善善如此祭必於烝者以烝所以告歲功之成而
示其功與歲功同詩曰綏我思成亦言祖考之成而祭之也

山陰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
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
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
猶詩斷章取義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言知不足以利
之孟子曰無若宋人然宋人揠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新安朱氏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以
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爲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
講義曰衛孔悝之立莊公特迫之於其母與渾良夫之劫而
莊公非令德之君亦何足道而記禮者引其銘以稱之何也蓋
其人雖非其銘是也特引此以見所以爲銘者大體如此故有
取焉耳然自其先皆能援其君以反國其亦有功於社稷乎

延平周氏曰鼎所以事先祖銘所以顯先祖以其所以事者而有以顯之則先祖之所以饗也鼎以養人而有功德者以養人為主故銘之將以著其能養人也且又欲其為子孫之所觀法而寶之不至於傾覆此銘之所以必於鼎也然古之人圖神姦必於鼎而銘功德亦於鼎可乎夫圖神姦者所以示人而銘功德者亦以示人則其於鼎也宜矣

昔者周公曰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丰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

八

記說卷百十六

十四

禮

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此禮樂也重猶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禘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所以為大常禘也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知亦八佾故鄭云互言之至今謂作記時也

長樂陳氏曰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

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
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妣禹之樂也
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
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
而不之魯魯之子孫慕之于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
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我
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
內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
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
禮為尤盛也故閔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
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
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

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隆殺以兩
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
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
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
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
以神人為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山陰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為
宜故賜之以重祭據此成康視公與祖考無異公亦何嫌於彼
哉大嘗禘言禘在下者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
天子之禮樂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
管象嫌歌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
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公
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焉其

於大武者一階舞文一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千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數於衆仲毛詩傳以干羽爲萬舞是也然則舜舞干羽于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爲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河南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乃所當爲也子道亦然唯孟子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經解第二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橫渠張氏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為教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為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內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國必以禮為主禮既隆矣

五十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則天下徒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徒善遠罪而不自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孔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顏色溫潤情性和柔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詩教也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也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為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比近也六經之教若不節之則詩主敦厚失在於愚書知久遠失在於誣樂主廣博和易失在於奢易主絜靜嚴正失在於賊害禮主文物恭儉莊敬失在於煩苛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

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言觀其君之為人也詩有諷有刺不諂不傷是直而能溫柔而能立也有頌有美止乎禮義無過美也無虛頌也是彰厚也推此為政以化其民則不愚愚謂不知其上之美惡而無以美刺之也二帝三王政治始末詔誥精微足以曉諭天下俾知所適則人人反情以復性棄塞以就通是疏通知遠而不誣也先王作樂所以悅民之心使之安行于禮義也故禮行然後樂舉義著然後人安所以風俗移於禮義而不知其所自也其化之廣如天之覆其德之溥如地之載推其所自來莫非出於和易善良之心焉用此化民則樂於行禮豈有奢僭而踰矩者哉夫易極深而研幾盡性以至命其德之絜靜也如空虛之不可汗

其化之精微也如陰陽之不可究則民不敢自欺於幽隱矣人可詐妄以自賊哉卑己以尊人恭也厚人而薄己儉也著誠而去僞莊也正心以脩身敬也以此教民則莫不自防其僞豈有煩謬之尚哉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矣春秋之法貴書其實以誅暴亂以此教民則人知執其誠信動遵禮法孰敢紊亂於王綱而悖謬乎五品也凡此六者以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爲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餘風遺烈也若夫禮樂政刑以範其民於五品而致之中和乃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而家殊其俗也文武之道既墜于地諸侯之賢者習乎六經以治其國其不賢者雖知用經而不免其失故其君與民不愚則誣不奢則賊不煩則亂此列國所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作於仲尼也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

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若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爲教之不同也蓋天生烝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爲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爲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爲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爲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

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性情也故曰溫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以此洗心是謂絜靜春秋夫子之文章也事有不可勝言上下比義從可知而已尤在於此先儒曰春秋無傳而著其幽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是之謂屬詞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儉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

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以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脩身之事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

講義曰周衰為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不知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受命入其國而

爲君其教人之道不難知也凡爲人欲知詩之教則溫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溫潤優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教則疏通知遠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故也樂之教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廣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教則絜靜精微者是已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之地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教恭儉莊敬者是已以禮之所貴不在乎他在乎繁文末節之間而一本於誠故也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勸戒故也人不學詩則無所興發猶面墻然故愚不學書則妄意古人無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色滔堙心耳故奢不學易則日用之間動必有吝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爲無序斯煩紊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不自知烏得而不亂乎使爲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爲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爲君者誠能以是而教人則國有不足爲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巴夷而爲鄒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此言施之國乎三綱五常之不舉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失謂不學也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

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所傳而又慮其所蔽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道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為餘事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教國子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蓋兼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溫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為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經引詩曹風鸞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二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之謂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為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己故聽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鳩鳩之詩以證之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焉故曰度見曲禮解

石林葉氏曰兼萬物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以極高也四海之內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

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為徒也自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為徒也

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為之所在於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湏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湏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南子佩環璆然引鳩鳩詩言雖有六經之教如上所謂又當有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講義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利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無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然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得以入而私意且萌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昏蒙且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為之

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能散故於號曰發出則無反故於令曰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矣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井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

以使之足衣食雖得其所欲矣豈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霸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制故先信而後義左氏以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為霸王之器蓋親有禮所以為仁因重固所以為和間攜貳所以為信覆昏暴所以為義名雖不同義則一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和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知為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之道以示

所欲爲及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
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
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
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
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爲
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
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與其利
也有以與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
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
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器也得其正者
則王之器也發號出令而民悅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
求其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同義去其
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天台陳氏曰按鬻子書曰發號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
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
王之器作帝王之器言意宏矣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
園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
設不可欺以方園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
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
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
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孔氏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鍾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圜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敬讓之道也為下文而起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引春秋傳見左氏隱三年

長樂劉氏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迪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歟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之所畫故曰陳姦者不正詐者不誠

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曰敬朝廷尚爵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尚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鄉里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君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偏下則為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於

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園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度乎哉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而藏之故也以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尚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尚齒禮於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園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設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譬則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

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

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園之至禮為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方常也下云有位有序是有常也易恒卦君子立不易方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重輕之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之昏姻謂嫁娶也昏曰昏

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氏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註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也由從也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坊謂堤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坊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則必有亂患

嚴陵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揚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乎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者盡於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日朝秋日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朋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石林葉氏曰五者坊民之具雖更百世非為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亦以趨時也

講義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
行非有新苛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為舊而去之者
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不以為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
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為功壞之而水為
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
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
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
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
畔侵陵之敗起矣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孔氏曰此明禮諸事不可廢廢則禍亂興也鄭註不至謂夫親

五十年

禮記卷之十七

十四

昌

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不答謂夫
不答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已不見答於先君是也鄉飲酒
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鬪
之獄繁多矣喪祭之禮所以勗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
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
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
此經覆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
於聘覲也合言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曰淫則為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鬪則互相攻
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曰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齊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
為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
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廢先昏姻使廢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為二今合而為一著二者相為廢興也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及乎在內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婦而及乎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所以本於家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聘覲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僻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

者也侵陵圖君者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鄭氏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曰引易繫辭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毫釐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雖皆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曰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

人儆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
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
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曰所謂刑者例也其於教化麓矣引易今無之蓋連
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
如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八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一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是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答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為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記禮卷第一百十八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祗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



皆有位而位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

講義曰則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

慶源輔氏曰自貶以尊君微顯闡幽之義且以重哀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

五八

禮記卷百十八

二

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者謂上之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續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會由期也期節謂教百姓不廢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之期節也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民既從順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既示服數後設喪奠豕腊之禮除服之服又教為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祀之末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原也

節醜其衣服節正也醜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謂不副貳肴膳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存則禮之道或幾乎絕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器之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筭何也以目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筭檀弓曰躡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其豕腊言設其祭物也脩其宗廟

言脩其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己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教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教也庶人遠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事而後治其彫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其微妙之意也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而後

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并送死事之大也故以喪筭爲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役天下之勞以處其役役天下之賤而處其貴猶將即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非不尚文亦非不尚質文也質也順乎天命而已所謂有成事者猶曰有成功也所謂其順之者致天下之大順者也方其有成功則必尚文以繼之此萃之時所以用大牲吉而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從周方其致天下之大順則必尚質以救之此旣濟之時所以禴祭而孔子亦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於有成事則曰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而於其順之則曰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也趣時之迹雖不同要之順乎天命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教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指車器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爲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己則以恭儉爲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講義曰孟子以禮爲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教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教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救死不贍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

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貧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為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節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強其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民而後己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良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山陰陸氏曰宗族即安一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即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道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教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

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道可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
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
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
用民言之

山陰陸氏曰金玉莫之能守今見以為實其不見道遠矣淫德
不倦莊子所謂駢拇枝指近之矣故曰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
方於聰明之用也固民是盡者較而盡之固也詩曰自我人究
究午之言逆陰進故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謂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
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延平周氏曰昔之用民者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者由後非禮也
講義曰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己則無禮而

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齊宣王將以求
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苟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
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
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君為正言
君當務於政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順矣一節明哀公問政并問為政必須親
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自此至終篇
皆侍坐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斂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
故人道政為大論語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爾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魯自昭公娶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公問人道之大故以為百姓之德人道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也辭謂辭說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為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

延平周氏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

五十六

記說卷百十八

七

昌

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庶物猶眾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曰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必欲使婦人亦親已也與敬為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必以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

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無似者三且其德之蔑如而無所象似也高宗之言弗類充虞之言不肖且其意也夫政在養人故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里氏之兼愛而已又安能無亂乎節所以治之也故曰禮為大禮以敬為至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豈非親乎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夫廣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於人其敬至于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衮人迎於戶是矣

五六二

記說卷百十八

八

禮

山陰陸氏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太言君子篤於人而約之以禮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敬苟不至則所謂大昏不大也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言大昏之禮至矣則至大昏時冕而親迎可也請期用大昕親迎用大昏舍敬是遺親不敬則褻將以親之也乃所以疏之也

馬氏曰夫婦父子內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既為敬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之意可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親斯亡之矣故曰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

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孝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長樂劉氏曰古之君子興敬於大昏者為其祖先之重付也舍敬是遺其親之所付又何以為孝乎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鄭氏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孔氏曰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為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別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于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于蹶之里所謂蹶之里

者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侯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
為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讎魯受女於讎則
亦書之者讎魯地也蓋亦罪其所迎之地非遠近之別也此所
以知其親迎必達于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而從人之
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姻之禮前世作之而
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曰繼先聖之後以其有所作故
以聖言之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主者為祭主也以其承先祖
共祭祀故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
後社稷者內外之序也

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後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新安朱氏曰天地蓋通天子言之

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孔子之言
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覺焉則冕而親迎非自
外求也自有所不能不然耳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
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
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
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
政之本與

鄭氏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宗
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巽晉君在阼
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
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以下
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耻君耻也君臣之行

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氏曰宗廟之禮謂君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註引禮器是也直言之禮註引氏義是也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嚴陵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已重與已慤已感言已同意天地之神明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宗廟之禮必夫婦親之者非特以備內外之官亦以全陰陽之道而有所配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

嘉魂魄皆配天地神明之意也上言宗廟之禮則知所謂直言者朝廷之禮也下言直言之禮則知所謂宗廟者祭祀之禮也言之直也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矣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然而婦人不與於外事而日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若夫聽外治后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則直言之禮非自內以治之乎且二南之詩始言正夫婦終言朝廷既治者亦以是而已治至於此則有安富尊榮之道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也凡此皆禮所以施於為政之效也故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

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興為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之為言尊也夫君子之

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也物恥恥之小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陂私謁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所屈而能振之國有所屈而能興之若是之迹其禮豈中才者之所可為然有大姒之心則不亦可乎

廬陵胡氏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

金華應氏曰物耻謂事物之汙陋國耻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止辭之義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若昭公之吳孟子謂之直可乎言不直納侮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鄭氏曰愾猶至也大王居幽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歧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歧而王迹興焉孔氏曰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謂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子與妃皆然前況言云妻此論

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鄭註大王居幽為狄所伐毛詩傳文毛詩所引皆孟子文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為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于親傳之于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靡非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為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為著代之道此皆敬之之道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與朝中者竟內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豆則曰妻自其為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于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為政之道未嘗不自內始所以治內者必敬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慈而厚於衽席之愛而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為大身者父母之遺體故為親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愾乎天下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母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豈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愾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倣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

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動固可以不愼乎過言而民以為辭過動而民以為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愼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倣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愼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

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物猶事也

孔氏曰孔子荅哀公成親之意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己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身既不能樂天謂天濫罰罪惡無所不為是不能成身夫子又荅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安其土安土則所居無

五十九

禮記卷百十八

十六

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誠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以其有君國子民之

道然後爲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己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吾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能過此乎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爲君子矣周公告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

橫渠張氏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

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成身亦無先後之次道造大原闕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爲可必

新安朱氏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至於樂脩之至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曰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孔氏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天運行不息如日月相從而不已不閉其久言天生萬物不使閉塞不能久無爲而成言春生夏長不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爲

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而莫測造物之功則明而可見故也石林葉氏曰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講義曰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使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故以明而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

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生自成耳天何爲哉唯其無爲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不成如其有爲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故又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通變然後可以無爲而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橫渠張氏曰天道之於萬物固無爲而成然每一物雖纖毫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天道雖體德無二事亦非事

事經思慮一一能貫穿直如聞一知十聞百知千鳥有一不關心而亟能博識之哉能體之斯能道之矣其不可道存乎忘言之妙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鄭氏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柰後日過於事之非何爲謙辭孔子善哀公及此言

孔氏曰哀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蠢然萬蔽無所了解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嚴陵方氏曰蠢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則矣天人

之際父子之間豈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也
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愛嫌於無
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夫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
於無愛而已故事夫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
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山陰陸氏曰仁人不過乎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
遠乎哉不過乎物而已孝子不過乎物詩曰孝思維則是也是
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者此言
成身所以事親事天孟子曰得乎親有道不誠乎身不得乎親
矣

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

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惟不可過也過則
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勇
者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為孝仁者孝之達指其
成身則為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
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
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事親如事天所謂事親孝
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間而不能
勤行前云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為德此
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為福

處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道有生皆

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圓成不可增損豈可過乎物而爲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夫有物斯有則則不離乎物之內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乎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自有厚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爲仁而不敢過焉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責其所難不強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爲孝而不敢過焉孝如伋壽至於爭相爲死過乎物矣

建安真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恃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

五九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二十一

友

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嘉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又曰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九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間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燕居之言禮始之以恭勇之中禮以言其處已者也次之以郊社禘嘗之禮以言其事神者也又次之以饋奠射鄉食饗之禮以言其待人者也夫能處已於其內而事神待人於其外則自居處以至於政事凡衆之動咸得其宜矣若夫無禮而反於此則凡衆之動咸失其宜矣言得其宜者所以盡教言失其宜者所以盡戒教戒既備而又語之以禮猶有九焉蓋猶者亦可以已之之辭以子張子貢言游之才語之以賢人之禮則固可以已矣然猶語以聖人之禮者蓋

五十五

禮記卷一百十九

禮

縱言其妙而不絕人之進也凡此皆禮而已未至於樂故言禮而又繼之以樂脩身至於樂脩身之至也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又言禮之所興廢而終之以辨貴賤長幼遠近外內莫敢相踰所以導中庸而已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間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間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間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孔氏曰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縱言與縱心之縱同心雖縱而不踰矩言雖縱而

至於禮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馬氏曰燕居者君子所以休息縱言至於禮所以示其血氣不愴而須臾不離於禮之意也君子之所謂禮者非特能其事而已將有以明其義也明其禮之義則橫六合而不逆而設之無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山陰陸氏曰縱口之言言孔子也周流六虛夫豈特易而已達於禮者蓋亦如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鄭氏曰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仁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孔氏曰子貢問禮不讓夫子因感諭之言不中禮則於事為失

野謂鄙野恭謂便僻足恭捷謂捷給逆謂逆亂捷給之人貌為恭敬慈仁奪亂真慈仁也

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即論語所謂口給也辟席而對則與辭讓而對同義越席而對則與率爾而對同義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為越席也至於子張之問政以其序居首固不為越席矣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後進又不為越席矣此所以特言之於子貢

慶源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敬而不中禮不及也恭而不中禮過也勇而不中禮失之遠矣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

流無不徧也子貢之違禮則給使之也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徇外者志內故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馬氏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逆於道而不順於倫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山陰陸氏曰餘未有言也賜也輒當此語是故謂之給

講義曰孔子嘗謂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木訥為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為給所奪矣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鄭氏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季本

記

三

曹

孔氏曰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鄭註子產約孟子

河南程氏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子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于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為難也然子張既不得乎中道而又當時門人未嘗列之於四科孟子反以謂得聖人之一體何也夫具體而微者若仲弓之差於三子猶以為不足而不

得與於其間得聖人之一體者若禹有季路猶以爲有餘唯游夏在四科之末始爲得之子張者又列之於游夏之後則其爲人固不足議也然必以游夏與子張同爲止得其一體者何也蓋抑其文學所以進德行而賤其過與不及所以貴中道也然子產之過與不及旣類於二子則苟況以謂不如管仲不亦可乎夫子產之不得中道則然而爲管仲者其能不失乎中道者哉孔子於子產則曰惠人又曰有君子之道四焉於管仲則曰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是二子皆有取焉然子產爲人則不如管仲管仲爲己則不如子產

嚴陵方氏曰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惠而已是能食之也然不知爲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衆人之母

石林葉氏曰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狷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鄭氏曰禮乎禮唯有禮也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夫子爲說禮之事凡有三節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是語辭然猶如是延平周氏曰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爲能惡而爲能好而禮者乃仁人之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馬氏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惡者人之同惡好者人所同好禮因人之情在好則全之在惡則領之上言商師子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賓客皆全好之事

山陰陸氏曰率爾而對勇使之也越席而對知使之也子游見所以語師與賜如上所謂故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廬陵胡氏曰制猶裁也子曰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領猶理也樂記云禮領父子君臣之節

慶源輔氏曰禮所以制中亦所以風子貢之給也子貢所問者用其意夫子所荅者據其極子游蓋因夫子之言而有得於禮之用也然則好問者不如默觀者之易發也審矣

金華應氏曰領謂揔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爲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下言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孔氏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註稱后稷句龍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

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爲陰神爲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

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

馬氏曰郊社禘嘗饋奠之禮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之禮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郊社外之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內之祭也所以仁昭穆嘗禘可以言鬼神而郊社不可以言昭穆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祭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所以使之爭習鄉尚齒所以使之讓有所爭則壯者有以勵有所讓則頽白不負戴而車徒避老者此鄉射之禮所以待鄉黨者盡矣故曰射鄉所以仁鄉黨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食饗所以待賓客者盡矣然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金華應氏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

李

記說卷十九

六

禮

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善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之所以事天地者尊之也以其尊之故主乎義而其所以事宗廟者親之也以其親之故主乎仁焉雖然莫非仁也施之於神則仁於幽施之於人則仁於明

山陰陸氏曰夫如是可謂全矣若老莊所謂雖好而不全也蓋自不相往來觀之射鄉之禮仁矣自不相謁請觀之食饗之禮仁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

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與字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孔氏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其所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三族族屬也鄭註昏禮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為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不同也宮室得其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鼎得其象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案春秋左氏昭二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註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曆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

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

橫渠張氏曰知禘嘗之禮郊社之義治國如置諸掌經不正則於此必致疑不知所以為大若虛器然苟能體經自然皆知是實學若觀於鄉必親行之乃知王道之易以為實

嚴陵方氏曰郊社嘗禘莫非道也苟明乎道矣則治國之理灼

然可見如指諸掌豈爲過哉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田以所
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
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子兄弟夫婦夫婦所謂閨門
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
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
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
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
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
序也然月令言兵戎不起者對兵言之則爲事對武言之亦器
而已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
故於軍旅言之此小大之別也所謂閑者習也所謂三族者以
易家人言之故知其爲父子兄弟夫婦父子合尊卑而爲族兄
弟合長幼而爲族夫婦合內外而爲族合是三者皆有相與禦

侮之道故也鄭氏釋經與小宗伯皆以爲父子孫釋士昏禮又
以爲三者之昆弟釋莊子者又以爲父母妻之族皆失之矣宮
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
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
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圍其形動以天
也外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乎上足在下以
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鼎揜者爲鼎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
其數兩乎地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
達者所以象春其器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康以深之象秋闕以
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蓋量爲器之
大者鼎爲器之重者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從可知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
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

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是矣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各有其體是矣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各有所施是矣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也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異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異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說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爲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爲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幽不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

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山陰陸氏曰車得其式若式固容之間之類辨說得其黨苟非真質雖有妙斲無所施焉官得其體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政事得其施若上先下後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侂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天土

禮記卷之七

十

南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夫子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佞侂乎何所之適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翻前經得禮之事別即辨也前云閑戎事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武功前云成由不成故失其制也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衆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嚴陵方氏曰即者取之以爲己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是禮故曰即事之治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焉相者相步也佞侂者無所如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和經曰

禮為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山陰陸氏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祖洽於眾祖讀如祖迎之祖無以祖洽猶言無以合離於眾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也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氏曰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為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為重故此經特明之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之中鄰國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一也賓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畢而樂闋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眾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則是聖人也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

既詳故略之夏籥序與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
文舞次序更遞而興故鄭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於是陳列薦
俎次序禮樂備其百官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君子見上大饗四
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事通前四事爲九
也前四事義廣音深故特明於上五事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
別於下行中規謂曲行配前爲五還中規謂方行通前爲六和
鸞中采齊采齊樂章名謂出門迎賓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通
前爲七客出以雍雍詩篇名言客出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爲八
徹以振羽振羽樂章名言禮畢徹器歌振鷲通前爲九無物不
在禮言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覆上縣興之文主人獻
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
以敬情是示情也升歌清廟亦覆說上文上文不載頌文王之
德故云示德也下而管象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象謂武王伐
紂之樂示王業之大事也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
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 盧氏曰大饗有
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
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
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王氏曰大饗九者揖讓入門至升堂一
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四也下五事與鄭同

嚴陵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
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
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
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兩君相見
其禮所以爲大者若以饗禮養老之饗與春饗孤子之饗則其
禮爲小故也亦見大饗不問卜解揖讓而入迎者接之以禮也

入門而縣興者接之以樂也縣謂軒縣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即郊特牲所謂卒爵而樂闋是也蓋升堂所以受爵也卒爵則升堂可知其言亦互相備也象即詩所謂象舞也武即詩所謂大武也亦見明堂位解夏即明堂位所謂大夏也以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故也後言升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故也此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故也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文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於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特曰序興也俎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疾或失於不曲故

欲中規中規則圜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玉藻言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圜者動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玉藻解主人肅客客出以雍則客之出也猶歌以雍焉且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振鷺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徹以振羽則於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焉且見主之無斃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且雖禘大祖之詩也其用爲大故歌之以送客焉振鷺助祭之詩也其用爲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此重輕之別也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

言金次之見情同義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
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
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
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
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
若是則目擊而道存聲不容而默喻矣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
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所謂九禮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縣興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餘同王肅

延平周氏曰揖讓而入門則復揖讓而升堂入門而縣興則升
堂而樂闋何也禮本人之所強故以進爲文而樂本人之所樂
故以及爲文也樂旣闋矣則堂下奏象與武象與武旣奏矣則
執夏執籥而舞者皆以序興簡方之詩先言方將萬舞次言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其序與此同意如此而后君子知仁者孔子

卷五

禮記卷之五

十四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
禮樂之所以爲禮樂者以其仁也今兩君相見以禮樂爲主則
又將必禮樂以知仁也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
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詩謂維周
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
示而已

山陰陸氏曰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
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玉藻行
以肆夏知之也能氏云勺籥也則籥蓋舞勺武武也籥文也夏
文武之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唯魯與
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

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
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
鹿鳴避清廟下管新宮避象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
人已言聖人遠乎哉在乎鍾鼓管絃動容之間而已入門而縣
興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
興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言歌略二雅也據象武頌
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者言
下而象武與夏籥序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
見之樂也據此諸侯蓋下管象舞大武大夏而已燕禮曰下管
新宮若舞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宮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
魯用王禮則以朱干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故曰朱干
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唯天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
耳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者客出以雍徹亦或以振羽詩曰振鷺

于飛于彼西雍則振羽固振鷺也下而管象示事者象維清
之詩也其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文王聖之清者也清廟神
靈在焉維清其緒餘也一則升歌一則下管以此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間於畎畝之中要其德大
而能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爲物叩之則應
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鍾磬既升堂聞鍾磬情已見矣故
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大武武王之樂終
受命者也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
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而樂舉矣然後牲牢饗餼以薦諸
俎擯介詔相以備百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焉蓋
仁以禮立禮行於燕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
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示慈惠也不敢飲食者
訓恭儉也恭儉慈惠皆爲之別而百官以備饗禮以終故行則

圜而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和鸞中采齊者失節也既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鷺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蓋雍禘大祖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皆大饗先王之時之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於饗諸侯之際則其訓恭儉者可知已

慈湖揚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

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猷猷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鸞和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長樂陳氏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禮書

又樂書曰大饗之

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遜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客

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燕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樂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籥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金華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間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禮周流固欲期於有用也顧出處難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處畎畝之中聽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

八方

記說卷百十九

也告言游曰郊社至禮者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后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專以虛文爲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天子王子羣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申明禮樂之義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

審正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註引王制明上從天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以前經是諸侯禮樂之事故鄭註知此是申說前經也

長樂陳氏曰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己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金華應氏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為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嚴陵方氏曰唯君子能樂循理故無理不動唯君子能不踰節故無節不作理以道言也故曰動節以事言也故曰作

馬氏曰詩禮有相通之理不能詩則不知禮之意故於禮繆樂者禮之華禮者樂之實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故於禮素樂者得於中所謂文也得於中者溥則其發於外者有時而涸矣故於禮虛山陰陸氏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瀆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瀆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瀆而不亂是也故君子以詩濟禮而

後不繆詩曰遠送于野遠送過禮也而詩不禁方是時苟以為非禮可謂繆矣據禮婦人送逆不出門薄於德於禮虛王文公曰肉以骨為體禮以德為體

慶源輔氏曰動則為禮作則為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鄭氏曰文為文章所在

孔氏曰此經明行禮在人

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山陰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為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為制度文為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為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樂書

延平周氏曰文言也為行也

慶源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曰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善樂不聞夔達禮故越席而問夔於禮其亦窮與孔子言今人解樂為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為窮夔禮樂兼有但特通達於樂不特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長樂劉氏曰素與偏者知其數而不知其義之謂也若周之六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六鄉之民莫非達乎禮樂之義者也而况虞舜之庭而有不達乎其義者哉故曰古之人也言四代之臣無素與偏者適以其官傳名後世而不達乎其職外之所能其可謂之窮乎

嚴陵方氏曰有所屈之謂窮無所蔽之謂達前經所謂不能樂於禮素者不達樂也樂記所謂禮粗則偏者不達禮也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石稷之於稼

馬氏曰古之人與疑之之辭也古之人也審之之辭也樂以禮為實禮以樂為華素者質而無文之辭也禮者體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偏者有所未備之辭也傳於此名以言其聞望施於後世也夔謂之偏可也謂之窮不可也言傳於此名者而卒之以古之人者亦以其世之遠而疑其傳之者妄也山陰陸氏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爾荀子曰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

石林葉氏曰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為素偏而不中故達樂而不達禮則為偏舜之命夔典樂非謂其不達禮命伯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禮而為窮則伯夷亦不達

於樂矣為舜之臣止於九官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樂則幾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非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胥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慶源輔氏曰達如君子上達之達謂窮盡其義而無不至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

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復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鄭氏曰錯猶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為政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王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來為瑞應也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與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故鄭云賓主之處

嚴陵方氏曰舉錯與樂記所言同義蓋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也夫禮足以正人之身於外樂足以正人之心於內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此以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

六十四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大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紂之臣左強誇而目巧者以此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為政之大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衆矣皆不及於禮樂者

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爲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立而天下大平萬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發興主乎人則衆所由而治亂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明上下皆有所辨况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夫理所具有哉延平周氏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履者爲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者爲主室之奧席之上車之左行之前立之東陽也室有阼席有下車有右行有後立有西陰也陰陽之辨者古之禮也以爲義者禮從宜而起於義者也臨邛宋氏曰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與此經相爲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我也莫易於鍾鼓玉帛謂其取成於物也取成於物若可觀矣而非以致大平之道必欲致大平非取成於我不能也

